

## 映山红

○ 朱丽平

时序已是春末夏初。

通羊城街上的行道树,城区周边的大山,无不是绿盖头披着,绿长衫搭着,整个世界已然褪去了前不久的炫丽与妖娆。爱花的心,不免生出落寞。殊不知,在某些大山上,还燎着团簇簇拥的红,正如火般地席卷开来。

那红,便是映山红。

映山红的别名有好多,比如杜鹃花,山石榴,山踯躅,清明花,照山红,艳山红等等。这些名字,有的根据花形花色区分,有的取自寓意,有的根据节气而定,有的则是依照品性而来,均直白又让人遐想。

突然想起小时候,在乡下的春日时光。山上的野花,粉紫白黄红,一朵朵,一丛丛,在暖风里笑。乍相见,你会疑心它们是刚刚从地冒出的。而映山红,却另类得很。自打苞起,就有股“丹唇未启笑先闻”的泼辣劲儿,像红楼里的王熙凤,浓妆艳抹,有哗众取宠之嫌。

村人叫它艳山红。在众多名字中,我更偏爱艳山红、映山红两种叫法,觉得更接地气,更加形象。只要它们盛开,晚春的大山,就像着了火——那种失控了的火,火苗快速跳跃,呼啦啦烧去很远,把天空映红一大片。彼时的山,明明空寂的,却像在举行一场大盛会,鞭炮燃着,红地铺着,条幅飘扬,红旗猎

猎,人头攒动,满世界都被欢欣鼓舞着。那个时候,我叫得出名的野花极少,但对映山红熟识,是刀削虎刻的。每年映山红开得欢腾时,我会跟小伙伴提了篮子,嘴上告诉母亲,是去扯猪草。到了山上,心一把被怒放的映山红摄去了魂,扯猪草的事,早丢到脑后。满腔的喜悦,像一只只扑扇翅膀飞翔的小鸟,落在映山红的枝头上。那时哪懂人要爱护花草呢,我们一枝接一枝地折,折了一棵,又觉得另一棵上的花更美,直到两只手抱不下,才摆手。也会采一朵最大眼的,插在发上。于是,一捧一捧的花开在我们胸前,一朵一朵的艳红,趴上我们的头顶,衬得黄毛丫头们,个个鲜艳极了。

我们头顶着花,怀抱着花,提着一篮花,蹦蹦跳跳地朝家跑去,竟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。心头的喜悦,按也按不住,冒着小泡泡。才进家门,我就急急找来一堆空瓶子,把那些映山红养起来。平日低矮沉沉的瓦屋,突然就亮了,好似点燃一堆蜡烛,把人的心,也照得亮堂堂的。母亲没见猪草,并不生气,还说,要养就养带花母的。母亲没上几天学,不知她的花母应该叫花骨朵,因为祖祖辈辈都这么叫的。我问为什么。她轻笑着说,最好的颜色都裹在里面,全开开来,色就淡了。

原来,母亲打心底喜欢,内敛的花,有环抱琵琶遮面的女人身上的娇羞之美。那时,好多人连饭都难以饱腹,母亲哪有闲情养花草,她没文化,却懂得鉴赏,更懂得包容孩子的贪玩,这让我很开心。

而今,很多年过去,关于映山红的林林总总,一直没忘。原来,对它的爱,早已在年少的心上,生了根。我庆幸,有映山红映照的童年,总有丝丝温暖在飘拂。

每年,映山红的盛开,算得上黄沙大幕山的一桩盛事。人群里,朋友圈,都在传它的喜讯。

那是我第一次到大幕山看映山红。

我们的车,在进山公路上弯弯绕绕。司机摇下车窗,很快,大把大把的清风夹着花草香,扑过来亲我们。我赶紧张开嘴巴,深深地吸,用这种方式迎接大山的热情。高山负氧离子,千金都难买呢。

大幕映山红,没有一棵是单独一根主干的,如韭菜从根部开始,多头齐发。也无一不是占着大席位。枝条大多壮如成人的手臂。放眼望,有坡的地方,是满坡的红;有沟的地方,是满沟的艳。枝条们手牵手,花朵们头挨头,气壮山河地燃成一片火海。朵朵花,都精神抖擞着,是活力四溢的青少年。我无法形容眼前的盛况,脑海里只搜出花样年华这个

词。季节不正走进了它的花样年华吗?人在花海中荡着,仿佛当了回帝王,满眼的莺莺燕燕,霓裳飞舞,绵绵无尽头。

如此艳丽的映山红,自古却与幽怨的情结勾连。读过一首古诗,很凄美:“杜鹃花与鸟,怨艳两何赊。疑是口中血,滴成枝上花。”诗人的心,辗转在杜鹃花上,虽然鲜艳无比,却是鸟儿口中的血,滴落在枝上,化成的花朵。而大幕山的映山红,在今人的眼里,是没有愁苦烦闷的,每一朵花里,住着的欢笑,是美好。

我的耳边都是游人的笑声。鸟儿的叫声,也是这边起,那边和,一样带笑着的。步道中,一对耄耋老人,引起我的注意,是老俩口。男的一手拄着登山手杖,一手挽着老伴。他们的女儿,挎着相机,紧跟其后。两口子不时提醒对方小心脚下的台阶,不时又指着不远处一朵映山红,要对方看。他们的女儿,频频举起相机,抓拍下老俩口相知相惜的一幕幕。我特别羡慕这个女儿,父母如此高龄了,身体依然健康,把晚年的日常,过得如此的有声有色,鸟语花香。想普天下的父母,一生的付出,等待的,莫过于这一刻的陪伴。你养我长大,我陪你变老,怀揣感恩,再平淡的日子,也过得有了温度。

祈愿每场花事,都能点亮生活,抚慰心灵。

桂乡诗笺

日 子 (组诗)

○ 胡庆军

一

如同脚步追趕着脚步  
时间,在你能看見的地方流连  
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旋转

命就的方向,从春到冬  
在意的,不在意的故事

有点浅透,一些话语带着温柔

母亲依旧住在乡下,每天

用汗水浇灌时光。而我

依旧每天活在焦虑里,等待

二

社区门口的早点摊儿,会勾起我的记忆  
想起若干年前,每天清晨  
母亲用心为一家人做早餐  
那时的乡下,生活那样温暖  
装着多少人对日子的爱与憧憬啊  
如今,城市里没有炊烟  
其实,故乡也没有了炊烟  
只有宏观的叙事,只有微观的述说  
心上浮起旧事,一些人再也见不到  
当我越来越爱接近朴素的东西时  
白发如一只虫,爬上了我的双鬓  
那些未经修饰的、纯色的部分  
是最接近生命本色的吧

三

泥土、天空、河流、山川  
也会老去吗?我在生命本相面前  
显得有些虚伪。关于时间  
孔子早给出了解释  
风里,街道边上的花儿在肆意地笑  
把一种信念根植于心,行色匆匆的人  
和我一起停在红灯前的斑马线上  
他们从昨夜里的不同角落走来  
奔着自己的日子去努力活着  
我多想用一些深刻的词汇  
去探究生活里的书,不放过每个章节  
然后,独自静享阳光穿过树梢的美  
日子把我们定格成一张张照片  
打印出来后按日期编码一一收藏

## 相 随

○ 王阳志

他挑着水,水跟随着他  
他做着梦,梦境跟随着他  
他在红色的土地上舞着薯藤,栽培  
幼苗

风中竦飒的叶片,折射着一个人的  
影子和光芒

天空轰轰雷鸣,天色暗了下来  
飞蓬般斜刺的雨线,铺天盖地袭来  
你躲避在光阴的间隙,看云起云落  
耳畔久违的歌声,二胡如泣如诉  
你的梦,昨天的境,睁开眸子已是  
双眼朦胧

热烈的夏季的风,飞走了光的云雀  
守望的稻田清香四溢,栀子花开  
梦着梦着笑出声音,是脸颊上甜甜  
的酒窝

## 插 秧

○ 袁帅

骄阳考验着田水  
安静的田,是稻秧的摇篮  
弯腰驼背的农人插秧,如寄放婴儿  
泥浆和汗珠出来围观  
当皮肤被时间烫伤的时候  
秧苗已列队整齐,仿佛在向农人致敬  
它们会执着地绿下去  
是谁恩赐它们命运的起点  
它们就会濡染水的品格  
将来报答谁

## 一剪梅

○ 曙光初照

探索离骚心力倾,  
十载芳华,  
苦乐人生。  
影单怀眷伴长庚,  
非夜无眠,  
非梦无情。

韵赋灵均千古名,  
至爱忧民,  
至死忠贞。  
汨罗江水意难平,  
云也悠悠,  
风也轻轻。

## 咸 宁

○ 余浪漫

在我小的时候,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:一位叫作咸宁的母亲,孕育了六个孩子,分别取名为:咸安、通城、通山、嘉鱼、崇阳、赤壁。长大后,我才知道,咸宁其实是我的家乡,而这两个孩子其实是辖属于它的六个县(市、区)。

我生在崇阳,也在这里生长。崇阳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,每当我游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,总会感到舒适、安心。这里的深夜,依旧灯火通明,街边总能看到边吃宵夜边谈心拉家常的大人们,他们悠闲自在,快乐地生活在那。

我也一样,在崇阳时的我是最快乐,最无忧无虑的。童年的记忆里,崇阳是个山美水美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,那里的每一寸土地,都让在外的游子深深牵挂,而从崇阳来温泉城区求学的我,也不例外。

每当空闲下来,自己闭上眼睛,崇阳的美总是历历在目:

在崇阳青山水库上,有着一座美丽的岛

屿,它因外形像极了一副棺材,所以人们给它取名——棺材山。山里人对山是深情的,所以常常给大山添上美好寓意,所以登棺材山能升官发财的故事代代相传。如今,棺材山已更名为官财山。每一个到崇阳旅游的人,总会沿着一级一级的台阶往上走,然后攀上稍微陡峭的山路,在制高点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,俯瞰水库全景。这一刻,水中荡漾着流淌的波纹,高山与天空交汇成天青色,崇阳的美,真正的具象化了。

还有一个故事,震惊着荆楚大地。在湖北省博物馆里,有件镇馆之宝——崇阳铜鼓。它的鼓腔长着两只小犄角,鼓身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,上宽下窄,“倒三角身材”。看似呆萌可爱,却造型庄重,霸气十足。

这件铜鼓,其实出土于崇阳县大市村,它是国内仅存的一件商代铜鼓,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铜鼓。

在崇阳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,人们

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境内出土的这面商代铜鼓是悠久历史文化的佐证。还有,长篇叙事诗《双合莲》《神九闹漕》被专家誉为近代汉民族民间文化的扛鼎之作,崇阳提琴戏在全国100多个戏种中脱颖而出,被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。

还有,崇阳的美食,真叫一个绝!那里的牛肉面、炒螺蛳,让很多外地游客前来排队等吃。其实,我最喜欢的,是崇阳金沙人做的手工糍粑。大人们将糯米浸水、蒸熟后,用祖传的碓臼捶打,然后挤压成圆圆的大饼。不仅制作过程很减压,而且味道真的很鲜美。妈妈说,糍粑可以煎着吃、煮着吃、烤着吃,每一顿吃法都是智慧的结晶。

崇阳是个好地方,它既有大城市的繁华,也有独特的宁静与朴素,真是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绝美境地。

我想,那位咸宁母亲应该为自己的这个孩子感到骄傲吧!

## 小 岭

○ 舒梓骐

一年前,为了建“小岭”高速出口,咱们的老宅搬迁到了移民新居,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洋楼。一开始,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,毕竟那里有我好多美好的回忆。但听说高速出口建好了,爷爷可坐不住了,非要让我带他去看。没办法,周末我就领着爷爷到了老宅的后山顶。站在那里,爷爷的眼睛都亮了,脸上笑开了花,可眼眶里的泪水却在直打转转。

我顺着爷爷的目光望去,高速路上,车辆川流不息,它们像一条条彩色的丝带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这些车辆各走各的道,秩序井然,没有一个人指挥,也没有听到一声刺耳的喇叭叫。爷爷看得入了神,嘴里喃喃自语:

“变了,变了,‘要命岭’变成‘幸福岭’了。”

看着爷爷那神情,我觉得他的思绪仿佛伸向了远方。我好奇地问:“爷爷,你在想啥呢?”爷爷漫不经心地说:“这车要是去北京得多远呀。”我对爷爷说:“爷爷,您是不是觉得出行方便了,想要去北京看看?”爷爷没有回答我,但笑得那么实在,那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其实呀,我早就懂了爷爷的心思,他肯定在想,以后可以坐着车去好多好多地方,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

看着家乡的变化,我心里也美滋滋的。家乡的变化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,在眼前徐徐展开,我情不自禁地呼唤着:我爱您——小岭!

